

世界小報

▲七三一話電南●九六四四央中話電北●界世小路佑福內城海上在●部業營●部輯編●

哀民姚 斧丹張 者輯編
▲號五十九百三第▲
▲枚兩元銅售張每▲

本報定價：零售每份五分，本埠每月一元二角，外埠每月一元五角，廣告費另議。

表覽一刻時藝游界世小

戲影層一第：牛馬劉邱單朱劉盧高張李祥張袁臣禹劉小馬俊峯
戲影層三第：海永長德元德奎林龍祥芳劍芳瑞紫官芳紅陸燈黑
操曹燒火馬黃月奔嬌瓏玲玉相弟兄

女拿巴：關三劈刀，醉貴擒水，相探，關潼

文明四

劉李沈周周
達萬明寶書易珍慧泉杏
分七點至九點，分六點至八點，分五點至七點

戲拉方南，法戲西中，堂拜明文

場曲申裝化樓層二

胡慶壽，費西，灘本良改，張素，真悟全，周曹趙丁丁侯胡

抵制提倡

問題大

慈善救濟會籌募遊民工藝廠基金還本債券

夏歷三月十二日開籤

廣濟債券

種乙種甲，均一三等，存券無多，請速購買

鍾一喜鍾美玉

台登日今於准

村兒配美人

種情逐女私逃，遇救幫備送點，冤女買婢定情，縱火陷害訂婚

泰興司公燈電

日夜夜術照相，世界遊券一張

陸紅芳

張劍芬，單德元，張紫珊，陸紅芳

月

評惡虎村

亦斐然可爾、既定議往惡虎村

此劇編製之佳，余推爲武行劇中第一，蓋以美術的描繪，而兼文學的意味者也。鉤心鬥角，細針密縫，起伏開合，如舞獅變龍，引人入勝，而又章法嚴密，情文相生，無一隙罅，即如第一場，漢武二人對坐談話，拜壽一節，初似閒文，其實已爲下文天霸設劉客之地步，三保探報時，一漢子打我彈子，敗回時空（來了一漢子打我）彈子，劉客亦趁機不啻，而王橫口稱之（不敬他人官，不覺輸入管，各人自掃車桶，諒前面那些毛……），

青類

余自蘇州遷雲間、於茲幾十四載、雲間習俗、鄉人每日入城收買肥料、輒手竹枝高呼啐油、初實不解所謂、近讀華亭張英空明子集中雜記一摺、有一則云、鄉人入城收肥料、輒以油作交易、始知今之所謂啐油者、仍舊稱、而以銅簍代油矣、啐油者、或是鈇油之轉音、舛者、自一器注液實入他器也、~~油~~簍若貯、此則倘起劉師培而授之、當必欣然作較註細之考據文字、幾曰此是吳考據、劉師培必不顧爲、青癩曰、則入吾吾浪浪譯耳、

聞現在雲花事聞傳近事、殊不能逃信口雌黃之罪、而友朋不察、交相詢問、當即馳書天俚、囑爲更正、而至今雲花刊物、杳無消息、遂令吾無可置辯、怨矣、

打傷
門診上
特診下
梅毒
白濁
疹

[illegible]

口
第
十
二
章

麥勒都低頭默然了數分鐘，又呻吟了幾聲，纔道：「唉，鎮塔迦先生，我既被捕，也只得將殺死哀斯敦的原因，據實說明，但那哀斯敦，實在是個心腸毒辣的惡魔，他既存心將我謀死，那麼，我如今報復前仇，也未始非正當的舉動，在數年之前，我和他都曾是軍人，駐在貴國，鎮塔迦止住道：「麥勒都，最忌事，我們都知道，前事你可說得簡捷一些，祇要將轉變以後的情形，和着爲甚麼要殺死哀斯敦的原因，細細的說出來罷，麥勒都驚異道：「啊，前事怎麼會知道的，難道我們得着重外的財物，和那十二枚紅玉的來歷，你也都探出來了麼，鎮塔迦點點頭道：「正是，我不但明白，並且很詳細，麥勒都愈加說起興，頓了一頓，便由轉變以後接着說起道：「我們全隊受了哀斯敦的煽惑，突然轉變，大家自然各尋生路，誰不願聽，當時我和哀斯敦教，是在一起離開軍隊逃走，因爲哀斯敦和我一樣，都是無家無室，所以我們預備一國到倫敦來謀生計，不想在動亂之中，竟被我發現那

滄海詩話

栗一

青浦何書田茂才其偉，居邑之北嶺山下，工於詩，家世業醫，至書田益精其業，名滿大江南北，時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李撫江蘇，猝得飲聘爲，書田治之獲痊，文忠贈詩謝之，中有句云、菊井活人真壽客、韓山福集老詩豪，由是投交甚密，往來極稔，而書田介節自持，素嘗于私人詭託，世咸重之。

烟 草

京班之聚上海，始自前清同治五年，滿庭芳三字，可稱上海京劇戲園之鼻祖。蓋爲叨叨華籍羅逸卿、所開之崑山寶樹園名號也。上海舊本越園松江府治下，屬七縣之一，國與鄰之崑山寶樹園著名，而無異，雖因中英之戰，由廣州將軍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與璞鼎查英使臣、於道光廿二年，訂白門條約，上海與廣州福州廈門甯波四處，同時開放通商，爲中外互市貿易之場合，然亦不甚發達，不但無大營戲園，即江南土產之崑班，亦未可立足，直至咸豐十年，內地離亂，紛紛遷徙，避來滬，藉租界爲護身符，市面稍稍起色，至同治三年，金陵爲會國基攻克，歌鍾耳平，上海始有覽兒戲園之開設，然所唱者爲徽調，行頭既

藥盒合

上枝、
聲調凄辰欲絕、讀此、益信古人及時行樂之語爲不虛、
吳山脚下唱山歌、山色嬌嬌照雲峯、天竺月夜聽絳絳、中間不信有
嬌嬌、
妙韻未絕人遣、此謂山歌、異書以絕妙好詩目之、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兮君不知、
此粵東漁女所歌、音韻宛然楚辭、
屈宋之流風餘韻也、

一勾 蝶

劉德純的十七八代孫子劉小大，家住小沙渡，年紀倒也不小了，但從小沒到小到大，沒有走出過住的小房子，所以他的胆是很小的，一日隔壁王小二在上海過了年回來，說起新年裏去玩小相，化了二角小錢，真是樣樣好白相，劉小聽了羨慕得很，心想我劉小到大，還沒到小到大，年紀倒不小了，但一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逝世，其遺囑上，載明以其財產三分之一，計三千七百餘兩，及一切費用，悉數贈與王元德蘭儒法男子阿蘭生，並有遺書，致其委託之律師，詳述阿蘭生，歲於十八歲時，在馬路一醫院內，為看醫師，適聞蘭生來院治病，哀即負看護阿蘭生之責，異病者

定預求徵并告預版

六馬路順昌里星輝弄
 電話中央二五〇〇
 計目咽喉內外各科
 淋濁或成癰疔毒跌
 打傷跌步手術
 時至四時一小時一元
 在射德園藥房六〇六
 藥針三元至七元
 勝藥房一針包愈
 最新療法特效包愈
 在射德園藥房每針
 一元貧病不計
 張丹斧
 小世界
 編輯
 的輯

氏哀書

民良先生有道，惠書並大報均拜嘉。
謝辭，辱命寄稿，敢不勉命。會
當覆冗以獻也。大報請陳鴻寄青。

房所心折，擬奉屈而名譽朋友、
得片紙雙字爲篇幅尤，未識能不爲
大雅吐棄否，再陳字君姪，非君姪

色如竹葉、長尺許，不啖人，前生兩足，見人即暗曰、
肚裏餓、好事者投其瓜果食物、飽即接而啖之、習而玩之、然有

海上頗多是蛇、台灣淡水溝中亦夥、專含沙射人影、則人病且死、
狀如黑蛇、長可數丈、遇之即啣三十六下、能透骨、此與小人
之不風鼓浪、造言生謗、讒害君子者、正復相同、吾當常啣三十六
六以證之、

■肚裏餓

奇蛇小語 定九

定九

海上頗多是蛇，台灣淡水溝中亦夥，專含沙射人影，則人病且死，狀如黑蛇，長可數丈，遇之即啣齒三十六，蛇過不釋，此與小人之不風鼓浪、造言生謗，譏害君子者，正復相同，吾嘗常啣齒三十六以避之。

■肚裏餓

色如竹葉，長尺許，不啖人，亦不畏人，前生兩足，覓人即暗曰，肚裏餓，好事者投其瓜果食物，飽即接而啖之，可憐而玩之，然有

公次

燕子喜傍人門戶，宜其僅能呢喃細語、面無偉大之聲也。
 輝常見日、踞高柳發其乎雄聲、
 唱入雲、得意極矣。迨乎天寒羣鳥
 英雄痛哭聲、必甚可聽。
 百、則因東風之喧拂、而得有今日聲
 潮、後日之摧殘、又何有今日聲
 人恨海來無香、我惜梅花有香、
 文字知己、有深於於推解之恩、

杜伯起

農人靠血汗爲生活。教員靠學問爲生活。車夫靠腿脚爲生活。工匠靠技術爲生活。妓女靠皮肉爲生活。商人靠資本爲生活。礦僱靠喉嚨爲生活。醫生靠振盪爲生活。官吏靠手段爲生活。律師靠口才爲生活。議事員靠權勢爲生活。警察靠剝掠爲生活。我以爲靠「血汗」學問「技能」腿脚「爲生活的」當列入第一等。靠「資本」「皮肉」「喉嚨」「手指」爲生活的當列入第二中等。靠「手段」「口才」「竹槌」「剝掠」爲生活的當列入第三末等。但是第三等強佔了「口實」是賺的錢等錢。俗語所謂賺錢不喫力。喫力不賺錢。真現在一般想趨入三等生活的人，益覺多了。

溫雅和愛、故俗致疲憊、一月後。阿蘭生病急出院、哀哀憫憫恫恫失哭、如若是四十九年、每日不懸斷斷新人、雖屢次訪問阿蘭生、無奈此四十九年中、竟不能獲得阿蘭生之蹤跡、直至一九三三年春間、無意中與阿遇於巴黎一咖啡店中、已懽懽一老、離近龍籠、豈亦不識哀尼爲云、(原文見美國曉星晨刊)

阿如人、自此遇之後、哀即奄奄床褥、臥病不起、病將時、恒掩面痛哭、自歎一生虛度、但當時、實無一人知其心事者、直至律師將此信發表、哀尼大事大白、一時輿論誌其事、哀不惋惜哀尼之情、而舉上帝之不肯玉成此可憐女之志願云、

黃夢曉遺著

妻髮初覆額，折花簪於外，長則垂髻長，飾以珠翠或金，以爲國美觀，而例已嫁，則羞其眉，生子後，將齒涅黑，近則故見漸融。閨中，亦不必盡遵祖國俗矣，寓漢日人，俱在白大橋之東北一帶，營實笑樂之婦女甚多，但俗習男女皆有，即不難列入迷香云。

彈曲者爲遊藝中之一種事業，男女皆有，向分金瓶馬調兩類，金調，係嘉道間倉桑山所創也，婉轉抑揚，如小兒女婉媚私語，唱唱可聽，馬調則峰直無餘韻，或詞調如如飛所鄉也，近日曲中，彈調已不甚風行，說角小調，無時發五光連環十送鴛鴦相思七十二心之類，珠喉乍响，如狎雨鶯鶯，數風花散，頗足奪人心志，大曲則必喚鳥師節笛，惟特選用之，小曲，亦自調絃，較爲簡便，但尋常客至，亦不肯輕啓朱唇也。

四馬路西，獨小樓一棟，綠楊幾樹，搖曳迎風，暖門外紅塵，車馳馬驟，而門內則湘簾半卷，幽雅絕倫，客至此，幾忘結廬在人境也，往年，倉山舊主，築館於此，名曰楊柳樓臺，一時珠玉紛投，多至千百家，環站東南，於實爲盛矣。

索引樓主

●第十四回 潮瀾原蠶蟲上場 出奇醜小人得意

張廷貴正把辭頭二字也記下來，歸入新名詞類，耳邊又聽得算帳，暗暗點頭道：這是外交問題上的賠償損失，無論對內對外交涉，都應有這一步步手續，我今天這碗茶喝，化得真不枉，古人說得好，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不過我是隔牆觀蠶，不是當面交談，總之，無論面談還是旁聽，我的知識增進了不少，倒不可不去見識見識這幾位新國民，也是會逢其適，萬不能交臂失之，故而他便站起身軀，踱出雅座，抬頭一瞧，就在這雅座外面，見一張桌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另外一桌上，獨坐着一個男子，却拾用努目，一臉怒氣，惡狠狠的瞪着那桌邊上的女子，那女子蓬鬆頭，赤着足，趺了雙拖鞋，上身穿件竹布衫，下身一條洋襪褲，只隨着同座的男子，那兩個男的，一樣多是短衣窄袖，張廷貴見了，心上發發佩服，暗道：怪不得人家都說上海是人文薈萃，萬事得風氣之先，像這種短衣人，一望而知是下流人物，向且滿口新名詞，勝我故鄉上流人物萬倍，當下便重複踱回雅座，再喝了幾碗茶，把那張新名詞廳清紙，羅羅續續發好了，把筆遞了某博士，愈了茶烟，大搖大擺下着茶樓，走到街上，暗暗道：聲啊，刷印片子鋪，到那裏去找呢，自己還嫌自己魯莽，極談同聲某博士，無有不知之理，如今再問上去，一齊談煩，再者，不像老上海、老白相，有失敗客體面，怕不要被某博士誤笑，着實有些不好意思。

者記

梨痕香夢、通本特約稿件、出於老伶之口、由名士爲之記述而撰飾之、自前清同治五年、上海始創京劇戲園起、直至目前伶界現狀爲止、凡關連上海伶界之事實、樹鉅細、均爲詳盡搜羅、本報自無較有價值者乎、願讀者注意、報端曰小、而列於論界、則與所謂大界、異乎古之名、隨時、某實錄之、今世之所關論界人物、不失之輕言浮議、即病者氣憤快、滑稽者個個、謂「初生牛犢不怕虎、」